

泰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46.54
51-C1

677412

泰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栾文华 顾庆斗 译



10043792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多

泰国当代短篇小说选

Taiguo Dangdai Duanpian Xiaoshuo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7}{8}$ 插页 2

198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7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150

书号 10208·262

定价 1.90 元

译者前言

泰国的现代文学产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开始繁荣起来，进步文艺思潮在泰国得到了发展，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一批有意识地体现艺术为人生服务的小说出现在泰国文坛，这些作品以其新内容和新趣味受到了相当多的读者的欢迎。小说家西巫拉帕、社尼·绍瓦蓬、伊沙拉·阿曼达恭，诗人乃丕·集·普密萨就是这个流派的杰出代表。但是进步文学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八年受到了镇压和摧残。进入六十年代，进步文学沉寂下来了，犹如大石下面的野草，只能曲折生长。逃避现实，供人消遣的作品充斥了文坛。

泰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事件前后。“十月十四日运动”是一次有各阶层广泛参加的争民主、争自由的群众运动，是泰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危机的总爆发。工人罢工，农民夺地，学生走上街头，人民空前觉醒，关心国家的前途。十月十四日运动以后，他依等三个独裁者被赶下了台，各阶层人民思想非常活跃，进步的政治理论书籍大量出版，介绍新知识、新思想，研究泰

国社会状况的书籍大受欢迎；进步的文学作品一版再版，销路大畅，长期被禁的作品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形势的变化对于文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作家同情和支持人民的斗争，用自身的行动和作品站到了斗争的第一线。这一时期泰国文学界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是涌现出一大批专业和业余的青年作家。他们绝大多数是毕业不久或在校的大学生，虽然思想倾向和创作方法不尽相同，但是都不满现状，渴望变革，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力图以文学为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作品，虽然有的还不很成熟，但给文学界带来了生气，增添了力量。其次，短篇小说的创作数量增多，作品的思想性有了较大的提高。十月十四日前后，斗争十分尖锐，短篇小说发挥了它反映现实迅速的长处，加之作者大都不是置身事外，写的多是亲身的感受，因而所反映的内容有一定的深度。许多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已从个人的不幸中摆脱出来，所反对的已不仅仅是几个坏人，而是把种种丑恶现象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第三，进步的文学批评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泰国，“为人生的艺术”是作为同“为艺术而艺术”相对立的口号提出来的，在现阶段依然有其进步意义；进步的文学评论家则更进一步主张“为人民的艺术”，提出了作家应该与劳动人民相结合，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奋斗，反对腐朽反动的文艺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腐蚀毒害等等。

泰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文学的发展经历着曲折的道路。一方面，许多作家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泰国新文学的实绩；

另一方面,脱离现实,无病呻吟,供人们消遣的作品依旧大量存在,摹仿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在泰国也有其小小的市场。尽管如此,泰国作家为新的民族文学的发展所作的努力正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将会不断获得新的丰硕的成果。

我们在这个集子里向大家介绍的二十九篇短篇小说,主要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近年来的新作。作者中有老一辈的著名作家,如社尼·绍瓦蓬、西拉·沙塔巴纳瓦、隆·拉迪万、纳雷·纳娄巴宽、坤纳乌堤等,而更多的是新涌现的颇有影响的中年和青年作家。有些著名的作家近年来没有短篇作品,加之材料来源的限制,只好付之阙如。我们的想法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多介绍一些作品,只要能多少反映出一些现实生活情况,不管思想和创作的倾向如何不同,我们也都有所兼顾。

本书所选作品的内容,一类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这是近年来泰国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泰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农村的斗争也总是围绕着土地问题进行的,特别是东北部地区。从《抢劫》、《光老头并未放光》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断绝了生路。他们不但受压迫和剥削,还受到污辱和捉弄。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逆来顺受的消极群众,他们看到了站在流氓和盗贼背后的种种势力。《毫无价值的爱情》、《羔羊》、《灰色的世界》、《湄南河的波涛》反映的是城市生活。西方“文明”的浸透,使人的道德沦丧,欺骗代替了爱情;印支战争期间,美国

军队进驻泰国，“租妻”盛行；选美竞赛，不过是拿人当商品的现场拍卖；人们在争名逐利的社会里，很难指望过纯洁的生活，只有在“灰色”中才能生存下去；腐臭的湄南河水是社会的象征，穷苦的青少年被当作“垃圾”为社会所遗弃。

《按摩女郎》是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控诉，让人们看到：为了生活，少女不得不出卖肉体；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不属于穷人，而社会却对贫苦的少女敞开了沉沦的大门。《献给活着的人》则批判了苟且偷安的哲学，在盗贼、恶棍横行无忌的社会，作者多么希望人人奋起，以正压邪啊！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作家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一九七五年的爱情》、《黎明前选择的路》等作品塑造了对旧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年轻一代的新形象。前者还刻画了一个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变色龙式的人物。两篇作品都反映了新一代人的觉醒。在泰国文坛享有盛名的老作家社尼·绍瓦蓬的近作《一朵葵花》，别具风格，让读者从各色各样人围绕着一棵良种向日葵演出的一场闹剧中，看到迷信、愚昧及当权者的专横、无知是怎样阻碍着新事物的诞生和发展。有些作品的反面形象的创造也很有特色。《小城轶事》写的是一幕人间惨剧。小说中的县长凶恶残暴，简直是人间的一个活阎王。《臭水味香》中的老板生财有道，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生哲学，无论谁来当县长，都不能不掉进他布下的金钱的陷阱。《乡间财主》则活画出一个苛刻狡诈、贪婪吝啬的土财主可鄙又可笑的形象。此外，还选译了一些反

战题材和描写青年为建设国家而献身的作品等等。收入这本书的二十九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们能够反映出泰国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全貌，但是多少能使我们从中窥见到泰国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轮廓。

这个集子的选译工作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开始的，自那时起到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泰国文学有了很大发展，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虽然我们觉得在现有的条件下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努力，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很可能仍然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热诚地希望泰国作家朋友和我国读者能对这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栾 文 华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目 次

译者前言	(1)
罪孽深重的法官	西拉·沙塔巴纳瓦(1)
灰色的世界	马纳·沙亚拉(17)
花儿消失到哪里	沙坤(34)
羔羊	坤纳乌堤(47)
一九七五年的爱情	莎蕾·希拉玛娜(65)
毫无价值的爱情	莎蕾·希拉玛娜(85)
小城轶事	查查林·差亚瓦(98)
臭水味香	羌申·拉西占(111)
生活中有什么	困拉沙·隆勒迪(119)
帕伊爱情的翅膀	查冷萨·隆卡帕林(133)
勇敢的人	讷冷·康帕乌(146)
湄南河的波涛	尼米·普密塔温(156)
乡间财主	尼米·普密塔温(164)
按摩女郎	川·拉达纳瓦拉哈(171)
白衣上的黑色	瓦·宛拉扬昆(181)
可爱的父亲	瓦·宛拉扬昆(188)

到那一天	功·盖腊(196)
记录	朗·拉差拍勒(209)
黎明前选择的路	纳雷·纳婁巴宽(215)
光老头并未放光	素吉·翁贴(223)
祸不单行	阿萨西立·探马错(230)
抢劫	西沙·纳帕拉(240)
报答	都拉雅贴·素婉纳金达(256)
你和我	隆·拉迪万(262)
台薇·巴拍	巴困·内德拉绍瓦利(269)
仅有的剩余	尼维·甘泰腊(282)
我不是英雄	西拉·沙塔巴纳瓦(293)
一朵葵花	社尼·绍瓦蓬(307)
献给活着的人	沃·维菩(324)
作者简介	(335)

罪孽深重的法官

西拉·沙塔巴纳瓦



一个很久之前的夏季，我有机会到外府的一个朋友那里去避暑。对于他的邀请我已经推辞了好几个夏天，直到有一年，盛暑之中我实在想不出到哪儿去好，他的邀请才又一次回到我的记忆之中。我给他打了个电报，询问他先前的邀请是否还有效，他立刻回了一封电报说，他还象过去一样热诚地欢迎我。

身为法官的安奴蓬给我以很大的方便，使我过得很舒适。到郊外去游玩并非是我的需要，因为他工作的这个府好多年前我也曾住过，这儿的一切对于我可以说相当熟悉。尤其又是夏天，出去打猎我实在深感疲劳。我所愿意的只是留在家里，喝点酒，看点书；间或与朋友一道逛逛官员俱乐部，在那儿也无非是喝喝酒，打打牌，什么事情都可以干而并不违法。这意思是说，人们不会与自己人过不去。如果维护法律的人并不注意遵守神圣的法律，那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此外，那里就只有台球和一些不大有人喜

欢玩的露天的小项目运动。

那天黄昏，我的选择是呷着薄酒，和两三个过去的熟人谈谈往事以及我离开这个府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天气有点凉，以至于我的运动衫几乎显得有点单薄。屋子里响着台球互相碰撞的声音，夹杂着高声大笑，时而插上一些因为打不准而发出的粗野的叫骂声。两三位官员夫人朝我微微一笑，算是和我打招呼，然后就和丈夫一起离开了俱乐部。他们的打扮表明，他们是刚玩完了网球，在回家之前顺便到俱乐部来的。

安奴蓬差不多已近中年，他身材高大、魁梧，是个名副其实的英才。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皮肤近于白皙。他动作稳健，并且永远好象在思考着什么似的。尽管如此，可是每一个见到安奴蓬的人都会承认，他的品格是无可指责的，是与他的法官的职务相称的。他说话缓慢，语调坚定，一板一眼，宽大的下巴好象是个累赘，使他一说起话来不能那么流利和快捷。而最突出的是他温文尔雅，礼貌周全。他出生在这个府，在这儿长大，为了成为法官，他离开这里好多年，后又重返故里。最使人惊讶的是，安奴蓬法官再有三年就满四十岁了，而还没有成家立业。

我望着河岸，远眺着在云雾中高耸的黛色的青山，下面是灰色雾霭笼罩树冠的林景，再下面是河岸的河滩，河水向遥远的东方伸展而去，在夜晚淡淡的月光的辉映下好象是一条巨大的银白色巨蟒。

“这儿的景致还象从前那样美！”我随口说道，“如果水

边有一座小楼的话，那么坐在这个俱乐部里就会象坐在中国人的馆子里一样。”

“府里不让在这一带搞建筑，我们想保持一些大自然的美。”

“这是个好主意，科学无论怎样发达，我们的心还是需要一些大自然的美的。”我用手指着前面远处的山坡上的森林景色。“如果在这些山坡上建筑一些舒适而漂亮的房子，那就比现在更好看了。”

安奴蓬从嘴上拿下酒杯，做出好象呛住似的样子。他定睛瞧着我，象读一本书那样仔细，仿佛要从我的眼睛里窥见我的心思似的。但我相信，他除了在我的眼睛里找到对大自然的美景的陶醉之外，不会发现更多的东西。

“你不记得吗？从前这座山坡有一所很漂亮的小楼，你住在这个府的时候它还在的，我想你会认识它的主人。”

我想了一阵，终于记起来了，在那个山坡上的确是有一座小楼，秀丽而引人注目。它的主人和我的年龄仿佛，生活阔绰，地位优越，在官场和人民中结交广泛。妻子漂亮，属于妖艳那种类型。他们的结合是“钱先来，爱情跟着便到”式的。但在我离开这个府之前的后期，必须从事的工作使我无暇顾及其他，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使我完全忘却了上述小楼的主人及其美丽超群的妻子。我不明白这座好象浮在苍穹的引人注目的小楼为什么会从山坡上消失，为什么这对夫妻不象从前那样出现在俱乐部里。

但不管怎样，假如我竭力搜索枯肠的话，那我的记忆还是清楚的。那个男人名叫贴，妻子名叫春素达。就是这位春素达决定和贴·朋维署结婚时，曾使那时这个府的检查官助理、年轻的小伙子安奴蓬肝肠欲断。虽然贴其貌不扬，可是手中有钱，足可以使春素达相信，她的前程似锦，永远可以高枕无忧。

我对春素达有些同情。她自己不过是一天天地打发日子，生活中并没有更多的企求。舒适与富裕好象是深藏于无底洞中的某种东西，要自己去寻求这种东西她是无能为力的。正是她闭月羞花之貌成了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的洞穴，使她能够进去寻找人生所渴望的东西。如果与安奴蓬结婚，那无异于两个人都得去拚命寻找一盏新的明灯。与贴·朋维署结合就大不一样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已当头高照，只要等着与伴侣一同进去寻找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就行了。

对于春素达这个决定，安奴蓬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他沉默寡言，行动奇特，谁都难于使他道出内心的苦衷。对于他所爱的女人的幸福——这幸福是他后来见到的，他可能是气愤与同情并存，也可能是悲苦与欣慰兼有。

“想起来了……”我终于告诉他，“不就是你一心一意地爱着的那个春素达吗？她决定和贴结婚，直到现在还在大伤你老兄的心哩！”我打趣地说。我想逝水流年，早已成为往事，不再会刺伤他的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笑谈了吧。

安奴蓬的脸色却立刻为之一变。我注意到他的脸先是

微微红了起来，之后又变白了，好象要晕过去一样。我深感内疚，竟至于如此错想了他！我应该懂得，任何人在爱情上留下的心灵创伤是很难轻易平复的，它是镂刻在石上的字迹，是刺在心灵上的伤痕。

“真是对不起，假如提起春素达又使你感到伤心的话。”我立刻表示歉意。

安奴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象他饥渴多时一样。他摇着头否认道：“不必致歉，我正要告诉你春素达的事。这的确使我有些不舒服，因为它困扰着我，直到如今。”

“爱情可以产生多次并且可以给予许多人，这并没有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区别仅在于这样做得多些或少些而已……”

“不是我还眷恋着爱情，”他立刻反驳道，“而是你从这儿走后出现了一桩麻烦事。”

他伸过杯子，示意要酒。我立刻拿起我面前的瓶子给他斟满，并且掺上苏打水。因为我懂得已经到了我可以得到对于我的职业说来是某种“原料”的时候了。

“坤^①贴的小楼哪儿去了？坤贴、坤春素达他们不在这儿住了吗？”我同时提出两个问题，眼睛注视着他的脖子，在他把酒咽下去的时候，他脖子的动作给人以美感。

“那座小楼已经荒废、倒塌，于是老百姓就把它拆掉献给了庙里，坤贴和春也不在这里了。”安奴蓬只把她的名字

① 泰国的习惯，在人的名字前加一“坤”字是表示尊敬。

简短地称为“春”。我发现他的语调很象是忍受着巨大痛苦的人所发出来的。

“请讲得详细一点，我很关心。”我催促道。

“你不是记得吗，当初这一对儿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幸福看来是令人嫉妒的。”安奴蓬的声音好象是敲响的破杯子。“他们经常到城里来玩，并且常和我们一起顺便喝喝酒。无论什么事儿夫妻俩总能互相帮助。春自己也好象对相貌丑陋的坤贴产生了爱，就象所有经过恋爱而后结婚的夫妇一样，他们成了府里的人们有口皆碑的好夫妻，甚至有些夫妻竟然嫉妒他们的幸福……”

“那怎么会……”

我的问话还没有完，安奴蓬就挥手制止了我：

“我讲给你听……”

二

我自己也同样怀着几乎可以称之为嫉妒的感情，但是这一点大概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从前我是春的情人。但此后不到两年，坤贴在家里接待了一位朋友与他们同住，坤贴非常喜欢这位朋友，以至走到哪里都形影不离。这个男人的长相我难于言传，我只能这样说，他和所有普普通通的男人一样，只是眼睛有神，嘴唇有些厚，但嘴角很美，表明他能说会道。他叫瓦仑。他的来历……令人诧异的是他竟不知羞耻地讲过他正处于穷愁潦倒之中，在曼谷几乎到了吃了

上顿没下顿的程度。最后一次失业后，恰巧被老朋友坤贴碰见，于是把他接来住在一起。他对每一个前来拉近乎的人都说，对坤贴他很过意不去，他到这儿来成了寄生虫，光吃坤贴的，很想自己找点工作做。但每当想帮坤贴做事，坤贴都推托说：“再等一下，等你熟悉了一点，再给你事做。”

有些人也觉得有些过分，问道：

“坤贴也给你钱用吗？”

“是的……坤贴给钱是从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但我尽量少用。对坤春素达我也感到过意不去，她是女人，可能对于‘朋友就象男人’这句话领会不深。”乃^①瓦仑直截了当地回答。

在这个府里的各种聚会中，或者甚至在这个俱乐部里，当她和坤贴与那个乃瓦仑一起来的时候，人们碰见春素达，也曾问过她：

“你家里有个第三者，你不觉得有些不便吗？”

“瓦仑就象我们的亲人一样。”春不假思索地回答。

“看样子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可坤贴却总给他钱用……”

“不足挂齿的些许小钱，给了象瓦仑这样对我们极好的人，要比把钱撒给那些对我们无情无义，没有信用的人要好得多。”春的及时的、尖锐的回答足以使那个寻根问底的人

① 乃是男人名字的冠词。